

中国社区居民宽恕量表的研制

杜 刚,黄 希 庭

(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心理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摘 要: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为背景,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实际出发,编制社区居民宽恕量表并检验其信效度。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前期质性访谈以及既有宽恕量表等多方面内容形成测量条目;对 347 名社区居民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 352 名社区居民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发现,社区居民宽恕量表是一个四因素结构,四个因素分别是饶恕原谅、推己及人、洞察省思、宽广包容,共计 20 个条目。研制的社区居民宽恕量表信效度良好,可用于后续相关研究之中。

关键词:中国文化;社区居民;宽恕量表;信效度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22)02-0192-08

一、前 言

社区是人们基本生活与社会活动常用的场域。在社区生态系统下人们时常会面临冲突、冒犯或不公平待遇,在经历或体验这些之后,人们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比如报复、逃避、敌意、宽恕等。研究发现选择宽恕能促进个人的健康幸福,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的和谐发展^[1-2]。宽恕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与行为现象,目前学界对其的界定并未取得一致的认可^[3],各有侧重、内容多样,从认知、情绪、行为倾向、动机等各个方面予以考察。在汉语中,“宽恕”与“恕道”同义,它是中国传统伦理学的重要范畴,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4]。《现代汉语字典(第 7 版)》对宽恕的解释是“宽容饶恕”,宽容指“宽大有气量,不计较或追究”,饶恕指“免于责罚”。定义的多样性也让测量方式得到了多样性的发展。

目前,对宽恕的测量开发了多种方式,在质性研究、问卷量表、行为和神经生理等方面均有涉及。其中,问卷量表的测量与应用相对较为广泛,Fernández-Capo 等综述了相关的宽恕量表^[5],合计 33 个,包括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测量对某个人某次侵犯的宽恕,简称情景性宽恕(episodic forgiveness),如人际侵犯动机量表(transgression related interpersonal motivations scale, TRIM)^[6-7],包含 18 个条目和三个维度:回避动机、报复动机、仁慈动机。第二类是测量跨时间和跨情境的个人宽恕特质,简称倾向性宽恕(dispositional forgiveness),或称为特质性宽恕、宽恕性情,如 Heartland 宽恕量表(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 HFS)^[8],包含 18 个条目和三个维度:自我宽恕、他人宽恕、情境宽恕。第三类是测量特定关系的宽恕,简称二元性宽恕(dyadic forgive-

作者简介:杜刚,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博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黄希庭,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社区领导干部胜任特征研究”(18SKB003),项目负责人:黄希庭。

ness),如 Hargrave 和 Sells 编制的人际关系处理问卷(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resolution scale,IRRS)^[9]。这些量表的开发与应用丰富和拓展了宽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虽然开发了多种研究工具,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一些工具仅测量了宽恕的一个方面,或者说仅反映了编制者自身的学术理念,其他方面有待发掘;一些工具信效度信息报告不够完善,结果不令人满意;一些工具的测量显得笼统概括,精细化程度有待提高;一些工具针对性不够,只能通过测量其他心理内容来间接推断个体的宽恕水平^[10]。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所开发的量表虽然对我们有启发意义,但是否适用于中国人也值得进一步商榷。人际冲突经常发生在社会环境之中(例如,文化、社群、社区、家庭等),在涉及伤害时应该在社会和社会互动中考虑宽恕^[11],如果完全与人们的现实生活脱钩则不利于回答“何以会如此”等深层次的命题。以往的宽恕理论和干预方法多是基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的,缺乏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相关研究^[12]。对西方文化背景下得出的研究成果不可简单采取“拿来主义”,而要有自己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和中国社区现实的根基^[13]。

综合上述考虑,有必要开发基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宽恕量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宽恕思想和理念。以儒家思想为例,“忠”和“恕”与宽恕的概念最为接近,“仁”和“善”是宽恕的基础,而“礼”和“义”则可以看作中国人社会行为(包括宽恕行为)的道德调节器^[14]。“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实践“忠恕”的过程本身就是实践“仁”的过程,“忠恕”之道是仁的基本原则的具体化,“故恕字为求仁极捷之径”(《曾国藩全集·复邓寅阶》)。而且,由于受到“和文化”“忍文化”等长期的影响,再加上中国人多是关系取向,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很重视恕道,推崇心胸宽广的做人做事的方式^[15]。生活在社区当中的居民深受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而且个人生活与社区紧密联结,“人类依社区而居”^[16]。从社区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人-社区(共同体)是一个整体的、复杂的、动态的系统^[13],在这个系统中人的生理、心理与社会行为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如前文所述,在社区生活中人们时常面临着各种类型的冲突,比如婆媳、邻里、人情、面子等,而宽恕有助于消解社区居民之间各类矛盾与摩擦,有利于保持社区的和谐风尚和良序状态。本研究旨在研制社区居民宽恕量表,这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是深入地理解和解释人们在真实日常生活环境中关于宽恕的所思、所感和所行,为创造安定团结、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区环境提供思路;另一方面是创新理论,为后续相关实证研究衡量社区居民的宽恕水平提供一个可操作、可测量和行之有效的工具。由此,本研究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为背景,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实际出发,探究社区居民宽恕的心理结构与成分,研制社区居民宽恕量表,以期为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服务。

二、方 法

(一)研究对象

通过各种渠道招募社区居民(如通过社区工作人员线上宣传进行网络在线调查、社交网络、现场发放等)。虽然这种方式不是完全随机的,但是使用不同的调查方法增强了研究对象的多样性。研究对象包括两个样本,样本一用于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样本二用于信效度检验。样本一共回收 444 人,剔除作答速度过快或过慢、规律作答以及陷阱题“我于 2 月 30 日出生;我已经周游了世界 92 次”等^[17]作答不恰当的 97 人,最终剩余有效样本 347 人,有效率为 78.2%。其中男性 94 名(占比 27.1%),女性 253 名(占比 72.9%);年龄在 17~65 岁之间($M=24.77$, $SD=7.21$);157 人居住在普通商品房小区,74 人居住在农村社区,116 人居住在街坊型、单位型、保障性住房、高级住宅区等社区。样本二共回收 416 人,剔除作答速度过快或过慢、规律作答以及

陷阱题“我于2月30日出生”等作答不恰当的64人,最终剩余有效样本352人,有效率为84.6%。其中男性107名(占比30.4%),女性244名(占比69.6%)(一人未填写性别);年龄在17~70岁之间($M=41.98, SD=13.84$);173人居住在普通商品房小区,88人居住在街坊型,91人居住在单位型、保障性住房、村改居等社区。

(二)研究程序

按照如下步骤编制社区居民宽恕的初测量表:(1)查阅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宽恕的有关阐释,做到有的放矢;(2)结合前期开放式主题访谈的质性分析结果,对社区居民宽恕的典型特征进行整理汇总;(3)检索宽恕既有文献,搜集和整理国内外相对成熟的量表^[7-8,18-19]。结合这三方面内容,由研究者和2位心理学研究生初步编制反映社区居民宽恕的自陈条目102条。(4)初步条目编制完成后,邀请4位心理学教师、6位心理学研究生、2位社区居民对所有条目进行评估,评估原则主要包括条目言之是否及义、表达是否清楚、阅读是否流畅、是否晦涩难懂、有无歧义等,进而合并相似或拆分杂糅的条目,删除另类或不具代表性的条目。经过多次修订后,由研究者和2位心理学研究生整理归纳最终得到60个初测条目。以60个条目为基准对样本一进行施测,指导语为“在我们日常的社区生活当中,一些冒犯或伤害性事件可能时有发生,请在下列表述中评定与自己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答案无对错之分”,7级计分(1=非常不符合,7=非常符合)。另外,在校标上采用中庸-和谐性分量表^[20](7级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5)、生活满意度量表^[21](7级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5)和自评健康状况(参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问卷含一个条目,5级计分)。中庸是中国人思考问题和处理事情的重要起点,而元分析发现生活满意度^[22]、健康状况^[23]与宽恕显著相关。根据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将剩余条目和三个校标问卷对样本二进行施测。居民在完成问卷后再填写人口学信息,最后给予一定的物质报酬。采用jamovi 1.6和SPSS 22.0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检验;采用Mplus 8.3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三、结 果

(一)项目分析

对60个条目中需要进行反向计分的反向计分后,首先检查每个条目的分布状况,结果发现60个条目均未出现极端倾斜的情况,峰度和偏度均在可接受范围之内($Skewness=-1.42\sim 0.86$; $Kurtosis=-1.32\sim 2.97$)。其次,对60个条目高低分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以每个条目得分的高27%和低27%作为分组标准,结果发现60个条目高低分组均存在显著差异($t=17.7\sim 46.2$, $Cohen's d=2.58\sim 6.75$, $p_s<0.001$)。然后,将60个条目与条目总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1个条目相关系数不显著,予以删除;同时,删除8个相关系数小于0.4的条目^[24]。最后,检查每个条目删除后整体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每个条目删除后整体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与原先系数相比并未出现明显变化,因此对剩余条目予以保留。最终,经过项目分析后剩余51个条目。

(二)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剩余51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 $\chi^2=9954, df=1275, p<0.001$, $KMO=0.95, MSA=0.82\sim 0.97$,说明剩余条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jamovi 1.6进行主轴因子(principal axis factor)和斜交旋转(oblimin rotation)分析,根据平行分析(parallel analysis)萃取因素个数(见图1),即比较真实数据特征值的碎石图和一组随机矩阵的平均特征值的曲线,进而确定保留因素的个数^[25]。参考以下标准逐个删除条目进行多次因素分析:①条目因

素负荷绝对值小于 0.4;②条目共同度小于 0.3;③某一条目在二个甚至三个因素上因素负荷绝对值无明显差异;④每一因素至少包含 3 个条目。经过多次探索,最后剩余 20 个条目,各个条目的因素负荷在 0.40~0.79 之间,共同度在 0.31~0.69 之间,共萃取出四个因素,累积贡献率达 50.4%,具体如表 1 所示。其中,因素一的条目涉及的是放下怨恨、原谅他人,将其命名为“饶恕原谅”;因素二的条目涉及的是在受到伤害后仍能换位思考,将其命名为“推己及人”;因素三的条目涉及的是在冒犯或伤害发生后的思考处置,将其命名为“洞察省思”;因素四的条目涉及的以宽容、厚道的态度对待他人,将其命名为“宽广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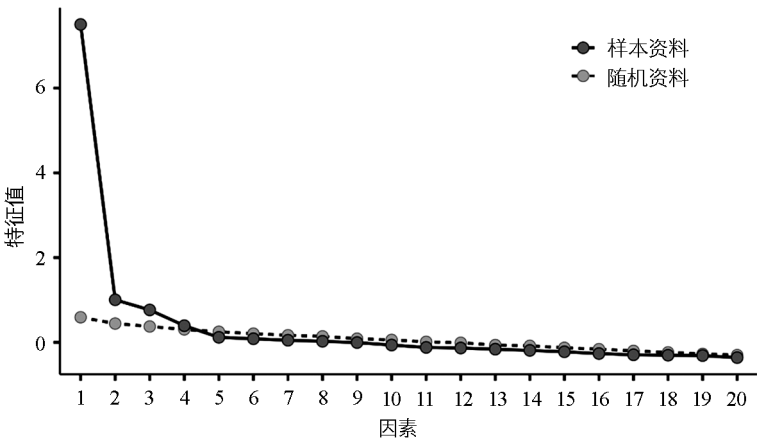


图 1 社区居民宽恕量表的平行分析

表 1 社区居民宽恕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施测条目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 4	共同度
T56 对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我能放下对他/她的怨恨	0.79				0.64
T45 我能够体谅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0.72				0.69
T44 对曾经发生过的伤害,我能够释然	0.60				0.50
T49 当有人伤害了我,我会选择原谅他/她	0.53				0.54
T16 我能够不计前嫌地帮助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0.44				0.46
T36 我希望伤害过我的人都得到报应 *	0.40				0.31
T11 当与人发生了冲突,我会试着理解他/她		0.64			0.61
T7 当与人发生了矛盾,我能将心比心、以己度人		0.61			0.55
T4 如果有人伤害了我,我能想到他/她的感受		0.59			0.46
T6 随着时间推移,我会理解伤害过我的人		0.56			0.44
T13 尽管受到了他人的伤害,但我仍能替他人着想		0.48			0.52
T40 当和他人相处中出现问题,我会反思如何解决			0.78		0.64
T34 我会试着寻找别人与我发生冲突的原因			0.66		0.56
T29 当与人发生了矛盾,我会反省自己的问题			0.65		0.56
T26 当有人对我无礼时,我不太会往心里去				0.66	0.44
T27 对待他人的错误,我从不咄咄逼人				0.61	0.48
T25 我一直都能做到心宽如海				0.54	0.52
T58 当别人对我无礼时,我会保持冷静				0.50	0.34
T22 我从不斤斤计较他人的疏忽与过错				0.46	0.48
T38 我常以宽容、宽厚的态度对待他人				0.41	0.49
平方和负荷量	2.95	2.48	2.29	2.37	
贡献率(%)	14.8	12.4	11.4	11.8	
累积贡献率(%)	14.8	27.2	38.6	50.4	

注:因素负荷小于 0.4 未列出; * 表示该条目反向计分

(三)信度分析

在信度上,社区居民宽恕量表的四个因素(饶恕原谅、推己及人、洞察省思、宽广包容,下同)

和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Alpha)系数分别为 0.85、0.85、0.84、0.86、0.93,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同时,由于 Alpha 系数在衡量信度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26],同时计算了 McDonald's ω (Omega)系数,四个因素和总量表的 Omega 系数分别为 0.87、0.85、0.84、0.86、0.93,也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考虑到总量表包含多个分量表,也计算了四个因素和总量表的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分别为 0.87、0.84、0.85、0.87、0.96,也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综合表明,社区居民宽恕量表的信度良好。

(四)效度分析

在结构效度上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按照如下步骤进行:(1)构建不区分条目/因素的单因素模型 M1;(2)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构建四因素模型 M2。结果发现,单因素模型 M1 拟合不佳, $\chi^2/df=5.69$,RMSEA=0.116,90%CI[0.109,0.123],CFI=0.73,TLI=0.69,SRMR=0.093。四因素模型 M2 拟合良好, $\chi^2/df=2.72$,RMSEA=0.070,90%CI[0.062,0.078],CFI=0.91,TLI=0.90,SRMR=0.060,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社区居民宽恕量表四因素结构见图 2,各因素负荷在 0.40~0.85 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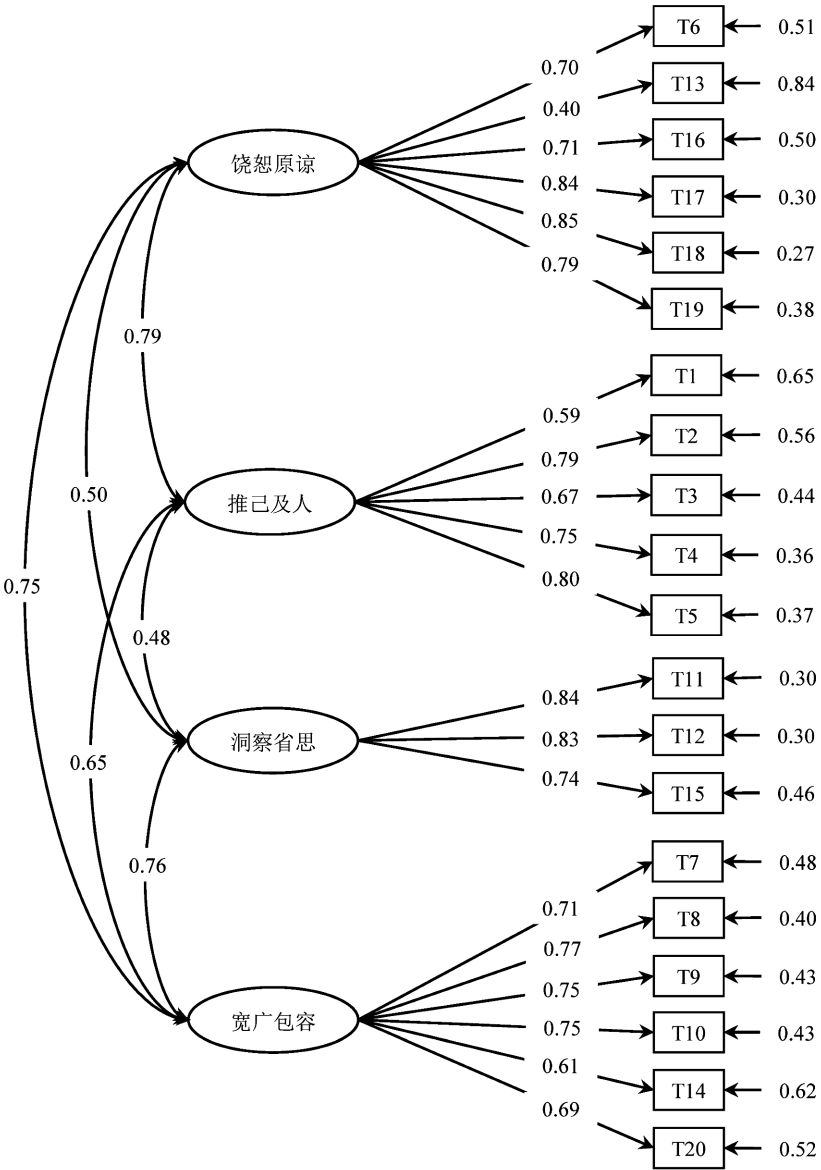


图 2 社区居民宽恕量表的四因素结构

同时检验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结果发现,四个因素的平均方差萃取(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值分别为 0.53、0.52、0.65、0.52,均大于 0.50,聚合效度良好;四个因素分别对应的 AVE 平方根值均大于因素间的相关系数(见表 2),区分效度良好。而且,各因素与总分之间相关系数为 0.76~0.87,高于各因素之间的相关,也表明聚合效度良好;同时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38~0.67,属于中等相关,也表明区分效度良好。另外,在校标关联效度上,居民宽恕四个因素和总分与中庸一和谐性呈显著正相关($r=0.33\sim0.55, p_s<0.001$),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r=0.28\sim0.40, p_s<0.001$),与自评健康状况呈显著正相关($r=0.26\sim0.43, p_s<0.001$),表明编制的社区居民宽恕量表具有良好的校标关联效度。

表 2 社区居民宽恕量表的相关分析

	M	SD	1	2	3	4	5	6	7	8
1 饶恕原谅	4.03	1.12	(0.73)							
2 推己及人	3.83	1.26	0.67***	(0.72)						
3 洞察省思	4.94	1.12	0.45***	0.38***	(0.81)					
4 宽广包容	4.49	1.15	0.67***	0.54***	0.67***	(0.72)				
5 居民宽恕总分	4.32	0.95	0.85***	0.81***	0.76***	0.87***	—			
6 中庸一和谐性	5.03	1.17	0.36***	0.33***	0.55***	0.53***	0.54***	—		
7 生活满意度	4.12	1.23	0.35***	0.31***	0.28***	0.38***	0.40***	0.28***	—	
8 自评健康状况	3.81	0.60	0.36***	0.26***	0.30***	0.43***	0.40***	0.20***	0.30***	—

注:*** $p<0.001$,括号内表示 AVE 平方根

四、讨 论

(一)社区居民宽恕量表的四因素结构

本研究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为背景,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实际出发,研制了社区居民宽恕量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前期质性访谈以及既有宽恕量表等多方面内容形成测量条目,最后得出,社区居民宽恕量表包括四个因素:饶恕原谅、推己及人、洞察省思、宽广包容,共计 20 个条目。这四个因素既反映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又体现了时代的发展性。饶恕原谅是指放下怨恨、原谅他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恕的含义之一便是宽宥、原谅,“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郤也,故愿望见太后”(《战国·赵策四》),这一因素是目前宽恕测量中较为常用的,无论是针对倾向性宽恕抑或是情景性宽恕的测量^[5]。推己及人是指在受到伤害后仍能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理解他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恕的另一种含义即是推己及人,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说“推己及人为恕”,这也是《礼记·大学》中所讲的“絮矩之道”^[27]。推己及人是一种善意的共存意识,体现“仁爱”之精神,“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洞察省思是指在冒犯或伤害事件发生后的思考分析,这与人们常说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相得益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宽广包容是指以宽容、厚道的态度对待他人,不斤斤计较,容人之过而非耿耿于怀。中国文化一直强调与他人相处时要有宽广豁达的胸怀,“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荀子·非相》),人们也常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宰相肚里能撑船”。针对中国人的“现代人格”研究也发现,当代中国人对他人越来越包容,多元化取向逐步增强^[28],说明了“宽广包容”的意识赓续绵延,深入人心。实际上,宽容在让别人愉悦的同时自己也快乐;而斤斤计较在让别人痛苦的同时自己也难受。这四个因素统筹组成了社区居民宽恕量表,可用于衡量社区居民在日常社区生活中的宽恕水平。同时,对这一量表进行了信效度检验,结果发现信效度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表明该量表可用于后续相关研究之中。

(二)社区居民宽恕量表的实践应用性

与传统心理学科相比,社区心理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实践应用性^[29],本研究研制的社区居民宽恕量表对我们具有一定的作用。其一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有效的测量工具。结构性研究是框架性研究的基础,开发的社区居民宽恕量表可用于验证和推进相关领域的发展,例如居民宽恕对居民其他心理与行为特征、居民人际间的交流与沟通以及居民群际间和谐与认同等方面的影响,以实证和量化的方式说明其在居民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其二为社区居民宽恕意识和行为的养成和创建安定团结、和谐稳定的社区环境提供了参考。已有研究表明宽恕比报复能带来更大的情感和心理益处,包括降低愤怒感,降低消极情绪^[30],对冒犯者和自我持更加积极的情绪^[31]。在居民宽恕意识和行为的养成上,需着力关注本研究发现的四个因素,换言之,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这四个因素的水平,比如话剧情景模拟演出、社区干部以身作则、居民自身积极实践等等,从而让整个社区环境积极向上发展。特别是在开发基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宽恕干预策略时可将本研究发现的四个因素作为有效的测量指标,用以衡量社区居民宽恕的改善水平。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社区存在多种定义,社区类型复杂多样,如新兴城市社区、单位型社区、老旧社区等,居住在社区里的人也纷繁复杂,覆盖不同的年龄段、从事职业、受教育程度、社会阶层等。虽然本研究试图囊括更多的社区类型,但不可否认的是本研究仅选取了一些社区类型中的部分社区居民进行了调查研究,人数相对有限,未来可以就不同的社区类型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不同社区类型居民的宽恕特征。而且,宽恕是一种复杂的心理与行为现象,涉及认知、情绪、动机、决策、行为倾向、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本研究仅从宽恕主体心理与行为表现的角度研制了社区居民宽恕量表,未来研究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切入,譬如宽恕的心理机制与成因、宽恕的心理发展阶段、冒犯者或伤害者寻求宽恕、对宽恕的态度及质量评价等等,以系统性的分析视角来拓展宽恕的相关研究。另外,在社区真实生活情境下居民宽恕的心理与行为变化也值得关注,一般情况下的宽恕可能与特定情境下的宽恕存在相互融合或分离的情况^[1,32],后续研究可细致考察。

致谢:感谢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街道的赵蕾主任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给予的重要帮助和支持!

参考文献:

- [1] FEHR R, GELFAND M J, NAG M. The road to forgiveness: a meta-analytic synthesis of its situational and dispositional correlate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0(5): 894-914.
- [2] FOURIE M M, HORTENSIUS R, DECETY J. Parsing the components of forgiveness: psychological and neural mechanisms[J].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2020(112): 437-451.
- [3] WORTHINGTON E L, WADE N G. Handbook of Forgiveness (2nd ed.) [M].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9.
- [4] 罗春明, 黄希庭. 宽恕的心理学研究[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6): 908-915.
- [5] FERNÁNDEZ-CAPO M, FERNÁNDEZ S R, SANFELIU M G, et al. (2017). Measuring forgiveness: a systematic review [J]. European psychologist, 2017(4): 247-262.
- [6] FORSTER D E, BILLINGSLEY J, RUSSELL V M, et al. Forgiveness takes place on an attitudinal continuum from hostility to friendliness: toward a closer union of forgiveness theory and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20(4): 861-880.
- [7] MCCULLOUGH M E, HOYT W T. Transgression-related motivational dispositions: personality substrates of forgiveness and their links to the Big Five[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2(11): 1556-1573.
- [8] THOMPSON L Y, SNYDER C R, HOFFMAN L, et al. Dispositional forgiveness of self, others, and situ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5(2): 313-360.
- [9] HARGRAVE T D, SELLS J N. The development of a forgiveness scale[J].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1997(1): 41-62.

- [10] 杨晓峰,李玮,郑雪. 大学生特质宽恕问卷的编制[J]. 心理技术与应用,2019(8):472-844.
- [11] HO M Y, WORTHINGTON E L J. Is the concept of forgiveness universal?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comparing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J]. Current psychology,2020(5):1749-1756.
- [12] 张田,孙卉,傅安球. 集体主义背景下的宽恕研究及其对心理治疗的启示[J]. 心理科学进展,2012(2):265-273.
- [13] 黄希庭. 社区心理学导论[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1.
- [14] 傅宏. 中国人宽恕性情的文化诠释[J]. 南京社会科学,2009(8):57-62.
- [15] 汪凤炎. 中国心理学思想史[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 [16] 张曙光,赵丽娇. 联结“我”与“我们”——社区感研究的梳理、反思与展望[J]. 社区心理学研究,2018(6):4-26.
- [17] 钟晓钰,李铭尧,李凌艳. 问卷调查中被试不认真作答的控制与识别[J]. 心理科学进展,2021(2):225-237.
- [18] 焦丽颖,史慧玥,许燕,等. 中国人善良人格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J]. 心理学探新,2019(6):538-544.
- [19] BERRY J W, WORTHINGTON E L, O'CONNOR L E, et al. (2005). Forgiveness, vengeful rumination, and affective trait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2005(1):183-226.
- [20] 吴佳辉,林以正. 中庸思维量表的编制[J]. 本土心理学研究,2005(24):247-300.
- [21] 任俊. 积极心理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 [22] RIEK B M, MANIA E W.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a meta-analytic review[J]. Personal relationships,2012(2):304-325.
- [23] LEE Y R, ENRIGHT R D. A meta-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orgiveness of others and physical health [J]. Psychology and health,2019(5):626-643.
- [24] 吴明隆. 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操作与应用[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 [25] 王孟成. 潜变量建模与Mplus应用·基础篇[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 [26] HAYES A F, COUTTS J J. Use Omega rather than Cronbach's Alpha for estimating reliability. But... [J].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measures,2020(1):1-24.
- [27] 罗国杰. 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 [28] 周明洁,张建新. 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城市现代化水平与中国人格变化模式[J]. 心理科学进展,2007(2):203-210.
- [29] 杜刚,黄希庭,吕厚超,等. 开放式主题访谈:一种中国社区心理学研究范式载体[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43-152.
- [30] 陈晓,高辛,周晖. 宽宏大量与睚眦必报:宽恕和报复对愤怒的降低作用[J]. 心理学报,2017(2):241-252.
- [31] SCHUMANN K, WALTON G M. Rehumanizing the self after victimization;the roles of forgiveness versus reveng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2021.
- [32] BROSE L A, RYE M S, LUTZ-ZOIS C, et al. Forgiveness and personality traits[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5(1):35-46.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Residents' Forgiveness Scale

DU Gang, HUANG Xiting

(Faculty of Psych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Psycholog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from daily life of community residents, the Chinese community residents' forgiveness scale was developed and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were examine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reliminary qualitative interview, existing forgiveness scale and other ways combine to form the measurement items. Item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on 347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were performed on 352 community resi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ty residents' forgiveness scale, with a total of 20 items, is a four-factor structure, which are generosity and tolerance, forbearance, consideration in others' place, and insightful reflection. Proved to be feasible i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Chinese community residents' forgiveness scale can be used in subsequent studies.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community residents; forgiveness scal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责任编辑 曹 莉

网 址: <http://xbbjb.swu.edu.cn>